

斑鸠

周明金



网络图

自从装上防盗窗,窗台宽敞了许多,斑鸠看中了这地理优势,选择了在此安家。起初,斑鸠还犹犹豫豫,来回转了几圈,起起落落几次飞走了,没来过的又飞来了。落下,飞起,飞起,落下,每天都有几对、十几对、几十对斑鸠来来去去,只有这一对斑鸠留下来,选择了这个貌似安全的地方。经过“夫妻”俩好几天的协商,觉得此处适合安家,便衔来柴草,搭了个简陋的窝。“斑鸠窝八根柴”——足以说明斑鸠窝的简陋。稀疏的几根小树枝胡乱的交错在一起,里面垫些软草及鸡毛,这便是它们的家。

在好奇心驱使下,我躲在窗帘后边近距离观察它们是怎样建造家园的:一只胖点的斑鸠(应该是“斑鸠妻子”)蹲在选址上,前后左右上下反复地观察;一只瘦点的斑鸠(应该是“斑鸠

丈夫”)不知从哪里叼来细小的树枝或草根交给“妻子”,“妻子”接过“丈夫”辛苦叼来的材料恰到好处地放在选准的位置上,“丈夫”放下材料后,气也不喘一口又匆匆忙忙地飞走了。“妻子”也不闲着,不断地叼起自认为没放稳的材料重新再放,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直到满意为止。

一个多小时过去了,“丈夫”叼来几个材料我没有计数,只见它们的房舍渐渐有了雏形。“夫妻”俩都累了,便停止了工作,蹲在窝旁休息。“妻子”靠了靠“丈夫”,“丈夫”用嘴去梳理“妻子”那被风吹乱了毛发。“妻子”“咕咕……咕咕”地叫起来,“丈夫”也头一点一点地附和着。我猜想:“妻子”是在用歌声来给“丈夫”解乏;是用歌声来犒赏“丈夫”的辛苦……

半天时间,斑鸠就把窝搭好

了,虽简单些,因在窗台上,风吹不着,雨淋不着,有防盗窗雨搭遮挡,太阳也晒不着。接下来就是繁衍后代了!过了一个星期,瘦点的斑鸠伏在窝里一动不动,妻子说它在抱窝(孵雏)呢。也许是责任使然,隔着玻璃与它对视,它也不惊不惧,偶尔摇摇头或用嘴勾一勾身下的软草。

一连数天的观察,我发现它们之间的配合是那么默契:一只斑鸠在家孵雏、看门守户,另一只斑鸠即去外面找吃的,寻喝的,顺便玩耍一阵子。吃饱了、喝足了、玩尽兴了,飞回来替换因久卧而腰酸背痛的“老伴儿”。“妻子”最能耐得住寂寞,“丈夫”外出久久不归,它也不急不躁,偶尔伸伸懒腰,梳理一下被风吹乱的羽毛,或者勾头腹下,翻动一下尚在卵壳里的婴儿。而又稳稳地伏在那里尽一个母亲的义务了。

“丈夫”除了急躁还是急躁,不多时就再也耐不住独守空巢的寂寞,连续发出“咕一咕一咕一”“咕一咕一咕一”……的呼唤声,声波在空中无限传播,这是一种特殊信号,这是鸟类独特的语言交流,也许只有“妻子”才能理解这信号的真正内涵。不一会儿,“妻子”便匆匆地飞回来了,嘴里还叼着什么。急不可耐的“丈夫”不待“妻子”停稳妥就箭一般地奔“家”而去了。“妻子”连忙跳进窝里,迅速卧下,生怕稍有闪失危及未出世的雏儿。

多么可爱的小生灵啊!

风是夏夜的翅膀

李柏林

夏天的夜晚,风总是将墨色一层层晕染,近处的景色一点点描深,远山的轮廓一点点画淡,人也仿佛一脚跌进了无边的夜色。

有风的时候,外婆会拉着我坐在院子里乘凉。风在院子里乱跑,我也一样,和萤火虫玩得不亦乐乎,等一阵风将叶子吹落在我肩上。“风凉水快”是外婆常说的,我想那情景应该是风推着水,又将这水的凉意带给了我们吧。

跑累了,我就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,听风让树叶奏起笛声,看竹子在墙上落下身影。在还不知愁滋味的年纪,心也像月光一般摊开,等着风来吹拂。风是自由的,我想我也是。

后来因为读书,我搬到城里,再也不见那般清凉的风,可我遇见了热闹的风。城里的夏天是喧嚣的,只要人多,都会搭起夜市,烧烤炸串麻辣烫,到处都是烟火气息,风在这里从来不会是主角,只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。在夏夜里,一顿烧烤,三五好友,成了最惬意的搭配。可那时的风,却仿佛只能在空中盘旋,被困于一方天地,再也去不了别的地方。

有时候我觉得,人越长大,越容易困在自己的懦弱中。怕孤独,怕清醒,怕失败,于是甘愿投身于人群中,让岁月冲淡自己的敏感。那些日夜,我也曾和一群朋友觥筹交错,在风中忘了年少模样。风不自由,我想我也是。

时光更迭,我也到了心事重重的年龄,有些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。于是,我渐渐喜欢独处,远离人群,像一个蚕茧包裹住自己,再也不敢抬头看月亮。

那日,我一个人走在夏夜里,突然听到了风的声音,颇有“明月清风我”的意境。我闭上眼睛,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,和明月清风同在。在这样的夜晚里,时光种下的情愫在那一刻苏醒,心里的委屈也在那一刻被点燃,我慢慢敞开心扉,将那些心事都说给了风听。

我的思绪在风中飞扬,草木替我缝合着伤口,我将那些丢失的快乐又拾了起来,将生命中那些不重要的人都请了出去,我该是自己生命的主角。风是洒脱的,我也应该是。

风是夏夜的翅膀,也是我的翅膀,在那个夏夜中,我变成了精灵,在风中飞翔,也在风中遗忘。

守候一份心安

万里号

下班,顺道买菜。文化路与洪河路交叉口往南有个跳蚤市场。乡下进城的菜农、没有固定摊位的小贩,齐聚在此摆摊。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,小商贩们放开喉咙,大声吆喝,一嗓门高过一嗓门,仿佛谁嗓门大,谁就卖得多。整个市场人声鼎沸,熙熙攘攘。

在跳蚤市场的最边缘处,有一个老头蜷缩着蹲在地上,面前摊开一个蛇皮袋子,上面放着五六个瓜,身后还有一个红色的塑料袋。与别人不同的是,他不大声吆喝,也不东张西望招揽顾客,就闷声不响地蹲着。

我走过去,认出是甜酥瓜,正是我喜欢的。于是,便问起价格。

老人轻言慢语:“别人都卖一块五一斤,真想要,一块也行。”

常听人说,现在老人卖东西心眼儿多。有的穿着破烂扮成农村人,把养鸡场批发的鸡蛋拿来冒充笨鸡蛋卖;有人卖打药的番茄、人工催熟的西瓜等。我格外小心,反复翻看辨认,识别这是不是正宗无污染的甜酥瓜。

老人转身从身后的袋子里拿出一个小刀,随手拿起一个

瓜,切开一块,让我尝尝:“自家种的,都熟透了,正是吃的时候。”

我尝了一口,果然又甜又沙,是自然长熟的无疑。

“刚才南边有一家卖八毛。”我装作很内行的样子砍价。其实,我并没有问过,也不知道行情,只是随口一说。

“中!”没想老人竟答应了,转身拿出一个方便袋,装瓜,上称:“八斤。八八六块四,你给六块钱就行了。”

趁老人转身的时候,我发现他身后的红色袋子内竟还藏着一兜甜酥瓜。这老人真狡猾,先卖品相差的,留着品相好的压后阵。就像黑心开发商“捂盘”,先卖差楼层,把好楼层留到最后,涨价销售。

我改变主意,执意要买老人身后的那一兜,但老人坚决不卖。

我站在道德的高度谴责:“你这老头真不诚实,为啥放着好的不卖,却把这些货底子歪瓜裂枣卖给我?”

老人一时语塞,老半天才嘟囔一句:“那一兜是刚才一个妇女买的,付完钱,瓜忘了拿,我一

直在等她。”

“你现在收摊回家也没人知道,卖给我,你赶快回家吧!”

“万一人家找来,瓜没了,俺老脸往哪搁!再说,别人不知,俺自个知道,不把瓜还给人家,俺心里不安,睡不着觉。俺活了七十多年,还没沾过别人便宜。”

我心头一颤,认真看了看老人的脸,黑,瘦,土地的沟陇布满额头,花白的头发胜似深秋的芦花,但目光温和,透着真诚。

朴实的话,朴实的事,朴实的人,让我见到久违的人心。当初,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底线,有的人走着走着,就淡了。没想到在这个平凡的老头身上,又看到了!

我油然而升起一股敬意。

守好心灵的底线,不占小便宜,如此,日子虽简朴,但过得心安,过得纯粹。

老人伸出黝黑、骨瘦嶙峋的手,把瓜递给我,交代回去赶快吃,瓜都熟透了,正是最好吃的时候。

走出老远,回头,发现老人仍然蹲在原地。虽然面前空空如也,但他如一尊雕像纹丝不动,仿佛在看守一件贵重财宝。

炎夏,不能没有情绪

余彤彤

夏天,热成一只蚂蚁
栖息的那座小城
横置在山谷的明亮之中
一个人思念着,过去的事情
出于恋着这世上的种种美丽

金光灿烂的艳阳显然失去了往日的温柔
待收的作物
给蓝天铺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
蒸汽腾腾

知了,把不远处的树林搅得烦躁不安
一个清洁工人
手提一片金光走出来
说不清楚的爱还在爱着
这个喜好埋怨的世界,还在不停埋怨

没有风,天空多了一份宁静
云朵一动不动,耀眼的炽白
似云非云
惹眼的荷塘花色,安然如荷叶上的青虫

把思念停泊在这个灿烂的季节
透过充沛的阳光,澄明的湖水
让幻想来这里扎根,让烈日钻进树林
一同跟进的
还有我迈着自信的步伐